

目 錄

蘇羅可夫

評審過程

3

歡迎詞

17

受獎演說

23

頓河故事

29

得獎人與作品

333

著作目錄

363

目 錄

艾格農

評審過程

歡迎詞

受獎演說

短篇小說集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611 583 389 381 377 371

蘇羅可夫

俄國

一九六五年得獎

生：一九〇五年（俄國肯錫斯凱亞）

得獎理由

將俄國民衆的生活和歷史的過程，以強烈、完美的藝術加以發揮。

蘇羅可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前文化參事官

謝魯·斯德列貝利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二日，沙特先生在對瑞典及外國新聞界發表的評論中，對於拒領諾貝爾獎，表示如下的意見：

「就目前的情況，站在客觀的立場來看，諾貝爾獎好像是爲了西方的作家以及東方的叛逆者所準備的一項榮譽。」

另外，美洲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涅魯達，雖然也同樣信奉共產主義，但是他對有充分資格領獎的美國人西拉剛無法享受此一光榮，仍表示相當的痛心。

沙特先生同時還表示：

「諾貝爾文學獎在尚未頒給蘇羅可夫之前，先頒給了巴斯特納克，那是頒獎以來唯一的俄國作品。令人遺憾的是此部俄國作品在本國禁止刊行，而不得不拿到國外出版。如果其他國家也採取同樣的措施，或許能帶來某種均衡……」

瑞典學院對於這位叛逆的領獎者所指摘的錯誤，倒也能從善如流。

一年以後，似乎在同一時間，也就是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十五日，瑞典學院特別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蘇羅可夫。

蘇羅可夫寫了一部「靜靜的頓河」，是以頓河地方為背景所寫的敘事詩。他在此部詩集中，描繪俄國國民生活的歷史層面，詩中所顯示出的雄渾筆觸和藝術良心，是值得領諾貝爾文學獎的。

瑞典學院焦急不安地等待蘇羅可夫的答覆。幸虧蘇羅可夫很樂意接受廿八萬兩千克郎的獎賞。並且為了和瑞典國王會面，親自帶了一家人前往斯德哥爾摩。

雖然蘇羅可夫的答覆延遲了幾天，但是理由很簡單，當傳達喜訊的電報寄到他居住的頓河旁的小村莊時，恰好本人不在。後來，好不容易把電報轉到一千公里外和西伯利亞接界在烏拉山附近的廣大森林——蘇羅可夫就在這裏，享受他自己最喜歡的打獵、釣魚。

很久以前，蘇俄聯邦以外的新聞界，都認為蘇羅可夫是最有希望的得獎候補人選，所以，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喜訊傳來時，無異是晴天霹靂。

那一年，被推薦為候選人的作家實在太多了，那是往年罕有的現象。正式的推薦者只有八十九人，根據報界的推測，拉丁美洲的幾位作家特別有希望。那幾位看好的作家，就是南美洲智利的激情詩人涅魯達、及同伴古巴人尼克拉斯·格伊倫，以及剛剛訪問過瑞典的阿根

廷小說家波格斯，和兩年後才領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瓜地馬拉人阿斯杜利亞斯等。

此外，也在報界的猜測範圍內的，尚有兩個英國人。其中一位，是廿年來一直成為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羅柏特·葛萊威斯。另一位則是曾與義大利偉大的小說作家，也是國際筆會會長爭論的奧登。

在亞洲方面，日本的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島由紀夫三個人也是聲望頗高的候選人，其中最年輕的三島由紀夫被認為最有希望。

一般相信，美洲及歐洲以外的國家，遲早也會被列入考慮範圍之內的，否則諾貝爾獎就不能達到國際化的神聖使命。

蘇羅可夫之領得諾貝爾文學獎，乃是由於他所發表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被翻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因此，對於這位第一流作家理所當然的榮耀，並沒有引起世界各國的震驚。若有值得驚訝的，是諾貝爾文學獎遲了好幾年才頒給蘇羅可夫。

瑞典學院在頒獎理由報告書中，特別說明他的作品是在三十年前寫的，自此以後，蘇羅可夫就沒有寫出能比描寫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以及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作品更傑出的作品。

「靜靜的頓河」這部長篇小說受到許多評論家的稱讚，將它與描寫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對俄國作戰的托爾斯泰鉅著「戰爭與和平」相媲美。而對於一九四六年以歷史小說「齊瓦哥醫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候選的巴斯特納克，也曾作同樣的比喻。

一九四七年，蘇羅可夫第一次被推薦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剛成名不久，距巴斯特納克參加角逐僅僅晚了一年。

爲了審查這兩位幾乎同時被推薦的俄國人的作品，瑞典學院邀請了十分優異的俄國學者斯拉夫人安東·卡爾葛倫教授，在詳細的報告書中，下結論說：

「作爲一位抒情詩人及散文作家，巴斯特納克無疑地是比較突出的。」
在散文的領域裏，巴斯特納克的心理分析手法非常敏銳，可以媲美法國小說家普洛斯特之流的西歐新一代的作家。

另一方面，根據十九世紀批判的寫實主義所描寫蘇羅可夫壁畫式的小說，和托爾斯泰及屠格涅夫等大文豪一樣，更有俄國風格，且能代表民眾傳統的精神。但是，蘇羅可夫偉大的敘事詩氣息往往遭到宣傳上巧妙的言詞而被簡陋地歪曲了。

針對蘇羅可夫所描寫較特殊的偶發事件，不論是在故事本身或書中人物的描寫，都呈現一種不自然的筆調。然而撇開這些不談，安東·卡爾葛倫的報告書中，對於蘇羅可夫，用愉快、幽默的精神來表達書中的骨髓。一言以蔽之，這些奇特的故事令讀者感到戰慄，油然而生出敬意。

報告書中認爲，蘇羅可夫能够用印象主義的手法描寫一年四季的自然奇景，可以稱得上是以抒情描寫事物的作家。因此，瑞典學院的評審委員們一致認爲，光憑這一點，就可以達

到他藝術的顛峯。

有關於蘇羅可夫最後的報告，是由另一位斯拉夫學者起草的。此報告書說：

「蘇羅可夫自從發表『靜靜的頓河』及『被開拓的處女地』兩本鉅著之後，就沒有再發表任何作品。但是每逢他這幾本主要作品再版時，對於原文總有顯著的改變（多多少少是受到政治情勢的變化而被迫修改的）。」

「被開拓的處女地」是描寫集體農場制度的一部小說，那是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時，帶給評審委員相當影響力的一部作品。

根據有力人士的消息，在最後的投票階段中，離全體一致的表決尚有一段距離，投反對票相當多，那是瑞典學院評審委員會的內部分歧。但是他們在頒獎人的資格上，對外界有採取一致立場的義務。

一旦投票的結果公開，確認某位作家得獎，這時可以看出俄國報紙的評論十分滿意的樣子，那是因為發表的消息遲了兩、三天，這一段時間，人們以不安的心情等待諾貝爾文學獎是否受到本人的承諾。

最近引起迴響的沙特先生的異想不到事件，先暫且不談。在巴斯特納克那樣的前例之後，誰也說不定會再有同樣的情形發生。（當然，巴斯特納克是在恢復了自己以往的聲望之後才過世的。）

至於最後打破沈默的，是一位蘇俄作家協會會長的蘇波列夫，以前曾經公開譴責叛逆者巴斯特納克。這位有力者在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中曾經提過，寫實主義作家也就是社會主義寫實作家，蘇羅可夫入選諾貝爾文學獎是特別具有意義的。他說：

「人民、自然、生活以及非常健全的樂觀主義充滿了整篇作品中的這位作者，這一次將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是值得注目的。」

諾貝爾文學獎發表了幾天以後，蘇波列夫同樣在正式的「俄國文學」上刊載一長篇的論文，並加以簡短的評論，同時，蘇波列夫又婉轉的回想「巴斯特納克事件」。（這個令人傷心的事件，在俄國報紙上提到的，樂乎是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一次。）

「蘇羅可夫受到本國人、時代、黨，以及我們的將來之承認。但是他強而有力的非凡精神，經過諾貝爾文學獎偉大的頒獎形式後，更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這個具體事實對我們而言，是具有很大意義的。」

「當然，可惜的是，諾貝爾文學獎最近被捲入只能煽動冷戰而輕率的政治陰謀，完全降低了自己的價值。因此，第一，俄國的作家終於能被公開承認。第二，諾貝爾文學獎本身以公正的尊嚴來承認文學天才，而恢復自己的聲望。」

在此，各位該想起蘇羅可夫在轉年前也在蘇俄「真理報」談到有關巴斯特納克的評論，他說：

「瑞典學院把政治帶入了文學上的評論，有時在決定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名單時，未必是抱著很客觀的立場。」

拉格蘭茲在「達根斯」新聞報曾寫出他的主張：瑞典學院所以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蘇羅可夫，與其說是文學上的因素，不如說是政治上濃厚的意味。

拉格蘭茲是在斯德哥爾摩最有力的報社發行部門的文藝部的部長。根據他的意思，這一次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俄國共產黨的第一書記，那是不容置疑的。

蘇羅可夫在五十歲的生日宴會上，發表了駁斥拉格蘭茲的談話。他說：

「有某些人士吹牛，說俄國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依照黨的命令改寫，但是事實上，我們憑自己的良心驅使才寫出東西。當然，我們的心是屬於黨的。」

根據拉格蘭茲的指摘，蘇羅可夫對於史達林政權及赫魯雪夫政權，也擔任著重要招牌的任務與角色。當然，拉格蘭茲又附帶聲明，他並不意味蘇羅可夫永遠輕鬆的聽當政者的命令。

最後這位部長又下結論：「不論蘇羅可夫對於巴斯特納克遭到傷害的，對自己本國人的冷淡態度，是多麼令人失望。站在純文學上的觀點，蘇羅可夫是有資格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

斯德哥爾摩另一份頗有知名度的報紙，由奧凱·揚生發表的一篇論文，也作同樣的警告

，他說：

「俄國人第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是亡命詩人伊凡·布寧。第二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的確也在俄國本國是位遠近馳名的作家，但是一旦領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卻遭到政府有關政治問題的所有有見識人士激烈的抨擊。」

「第三個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人，就是俄國政權的寵兒，在俄國作家中最富盛名的蘇羅可夫。自從俄國古典作家高爾基死後，沒有一個作家能像蘇羅可夫的作品那樣擁有廣大的讀者。他值得領諾貝爾文學獎是不可置疑的，但在貝克特等的時代，遲遲才決定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應該會給人帶來意外的印象……」

俄國報壇當然很滿足的利用刊載於瑞典社會黨機關報上的「列寧勳章」的得獎人倫都克維斯特的聲明：

「瑞典學院的諾貝爾文學獎雖然遲遲才發表，然而其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假使在兩年前便發表，想必會引起人們更大的關心。但是瑞典學院只不過是訂正了一個錯誤而已。」

這件事情受到熱烈反應的程度，可以在歐洲諸國及南北美洲的許多國家的報紙上看出來。除了少部分的國家外，幾乎每一家報社都表示好評，大致上的看法和已引用的兩家瑞典報紙的評論沒有多大的差異。

現在，再引用巴黎最大報「世界晚報」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評論文章，是由文藝評論家

斯拉夫文學專家貝納爾·菲隆所寫的。

「這一次，諾貝爾文學獎既不是賞給國外的亡命者，也不是賞給國內的亡命者，而是要贈給道地的俄國作家。因此，對於瑞典學院不公平的議論，也可以被糾正過來……。即使蘇羅可夫完全不發表新的作品，只剩下『靜靜的頓河』與『被開拓的處女地』成爲他全部的代表作，在很久以前，蘇羅可夫就有權利擠上俄國偉大作家的行列。」

法國「世界晚報」的莫斯科特派員亨利·彼爾也確認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蘇羅可夫，足以表彰愛國的表現決心。因爲，這個決定是意味瑞典學院嘗試接受蘇維埃文學，也就是說俄國以後的整個文學。

關於頒給巴斯特納克的諾貝爾文學獎，有關人士大部分被視爲「雖然還沒有受到挑撥的地步，但明明是一種充滿敵意的政治行爲」。因此，對於蘇羅可夫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使人們忘掉了不公平，也消滅了巴斯特納克事件不愉快的回憶。對於蘇維埃的人民而言，得到榮耀的是整個蘇維埃文學。

蘇羅可夫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也特別強調這件事。這一次的演講是舉辦諾貝爾文學獎典禮之後，他參加爲領獎人開的慶祝宴會，而和八百賓客聚集在四大禮堂的黃金廳，在他們面前用俄羅斯的語言演講，並特別用瑞典語翻譯出來。

在蘇羅可夫演講之前，瑞典學院的常任理事耶司特林曾經以受獎者蘇羅可夫爲題，在音

樂廳曾高談闊論，下面摘錄部分作參考：

「蘇羅可夫雖然還沒有開發新的寫作天地，但他使用以前嘗試過好幾次的寫實主義計畫，世界上的評論家都對這個計畫表示贊同，我也十分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在他的計畫之後所出現的小說寫法，在許許多多的模式相比較之下，也許令人感到他的小說過分簡略、平易、樸素，但是他的主題恐怕除了用這種方法之外是描寫不出來的。他的強而有力的敘述風格的運筆，把『靜靜的頓河』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與意義上來看，不可置疑的，那將是一部最偉大的長篇小說。」

「蘇羅可夫後期的作品，有一部『被開拓的處女地』，是描寫強制的集團化和集體農場的引入，但仍然可以從中窺見蘇羅可夫不變的活力，使讀者很顯然的瞭解他喜愛充滿吸引力及富有魅力的人物。」

「當然，他只寫一部『靜靜的頓河』，是足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個人認為，他獲得此榮耀，現在也為時不晚——我們很樂意地把現代傑出的作家蘇羅可夫的大名，按照慣例的加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人的名單上。」

身材短小精幹，宛如一個健壯的打獵家，面孔帶著哥薩克人慣有的古銅色皮膚的蘇羅可夫，有始以來，第一次穿上黑色大禮服，向學者們親切的打招呼，並回答他們的問題，他說：

「這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但確認我自己個人是受到國際上的認可，而且與其說是對俄羅斯，不如說是對蘇維埃的一個作家表示了最高的敬意，這一點對我而言，是最高興不過了。」

接著，蘇羅可夫又繼續說道：

「我今天站在這兒，是代表在我們的祖國許許多多的作家們。」然後，他又對於當時流行的「前衛文學」滔滔不絕的予以猛烈的抨擊。因為前衛文學的支持者，爲了自己的主張，便推翻寫實主義，認爲寫實主義是不合時代潮流，代表落伍的思想，藉以否定寫實主義的存在價值。

對於蘇羅可夫而言，從過去到今日的巨匠所儲存起來的經歷，基於這種經歷所寫出來的寫實主義小說，比其他類型更能完全了解現實世界。同時，我們對於在大地上生活方向的決定——爲了解決這些燃眉的問題，蘇維埃的作家們必須借助我們稱之爲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寫實主義」。

蘇羅可夫又侃侃而談：

「我把在人生有限的機會中，能提筆爲勞動者服務，引爲最高的榮耀、最高的自由之一。」最後，蘇羅可夫對於朝向未來開拓獨自道路的蘇維埃國民，開始表示他由衷的敬意，他說：

「我自己所寫的一切作品，以及將來可能再寫作的作品，總是對勞動者的國家、建設者的國家，以及英雄式的國家，表達我內心的敬意。作家的第一任務，即使是現在我也是這麼想」。

雲集的八百位來賓們，隨著演講者的氣氛予以熱烈的鼓掌與喝采。但是，有些人聽到蘇羅可夫坦率的稱讚自己的國家，深信自己的國家沒有侵略他國的行爲——有些人聽到這些，便引起了若干的譴譁聲。

「若是照你所說的，那麼芬蘭事件又如何解釋呢？」

不知道是那一位來賓用低沈的聲音，問出這麼一句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使現場的人爲之一愣，幸虧這一段緊張的空氣立刻便緩和了。

片刻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蘇羅可夫藉駐斯德哥爾摩的蘇俄大使，以及有目的而來的駐莫斯科的瑞典大使等兩個大使的翻譯，和同席的國王熱烈的交談。根據這兩位的嘴角不斷地露出微笑，可以知道他們大概是在談一些和諾貝爾文學獎無關的事情。

蘇羅可夫在到達斯德哥爾摩時，各國的記者羣蜂湧而上，來蒐集報導的材料。蘇羅可夫對他們親切坦率的暢談心中所想的事情。

他對於諾貝爾文學獎遲了廿年或卅年才頒獎給俄國人的自己——以前，布寧雖曾領過諾貝爾文學獎，但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另一位巴斯特納克的國內亡命者，他的作品與其說無懈